

重刊宋本毛詩

汪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富荀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閒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

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
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
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
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
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
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
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
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
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
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

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
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
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
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
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
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
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
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
下已意使可識別

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

然則康成

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

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

齊魯韓三家遂廢

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

然箋與傳

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

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

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

見詩本義

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

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

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

晉

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

氏毛詩評又明鄭義

並見經典釋文

袒分左右垂數

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

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
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
顧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
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槁本故能
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
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
說維鷦在梁陟彼岵兮勿剪勿拜維北有斗
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
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
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

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
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
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
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
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
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
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
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
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
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
說掩也

毛詩正義序

卷之四
四四四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

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
繁亦謳謔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
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
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
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
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
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
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
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
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

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

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䟽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
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
曜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

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

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大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大

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

正義曰鄭注中候勅省圖以伏羲女媧神農三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如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

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
絃之所歌卽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摠爲疑辭案古史考云
伏羲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羲女媧已有樂矣鄭
旣信伏羲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爲首者原夫樂
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
子則懷嬉戲弄躍之心立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
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
呼縱令土鼓鼙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羲作瑟女媧笙
簧及黃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
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鼙籥
遂爲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
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爲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
詩爲樂其上占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旣疑大庭有詩則書契
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自
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爲詔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
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
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
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旣未有詩制
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
爲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

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
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
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

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

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
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
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
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
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
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乘之庸
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
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
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
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
誠勗且爲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臯陶謨說臯陶與舜相
答爲歌卽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
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亦
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